

脸上的红月亮

刘照如
著



The Red Moon
on the Face

中国青年出版社

脸上的红月亮

刘照如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脸上的红月亮 / 刘照如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53-1887-5

I. ①脸... II. ①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9923 号

脸上的红月亮

刘照如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电 话: (010) 59521188 / 59521189

传 真: (010) 59521111

企 划: 北京中青雄狮数码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刘稚清 刘冰冰

封面设计: 郭茜倩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3

版 次: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3-1887-5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电话: (010) 59521188

读者来信: reader@cypmedia.com

目录

突破与超越——论刘照如先锋小说的叙事美学风格·····	06
前往殇山·····	14
目击者·····	23
梁山·····	36
蚂蚁的歌谣·····	59
仿佛·····	75
竹器·····	117
媒婆说媒·····	128
空枪·····	138
向北·····	154
潘渡的石匠·····	172
杨梵医生的错误·····	189
补偿·····	203
制作一张相片的理由·····	214
东湖传奇·····	223
王强的叙述·····	237
塞纳河的春天·····	247
梦游症患者·····	265
我的江湖生涯·····	274
鲜花盛开的草帽·····	292
老荒的爱情·····	304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318
脸上的红月亮·····	335
刘兰的婚事·····	350

脸上的红月亮

刘照如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脸上的红月亮 / 刘照如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53-1887-5

I. ①脸... II. ①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9923 号

脸上的红月亮

刘照如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电 话: (010) 59521188 / 59521189

传 真: (010) 59521111

企 划: 北京中青雄狮数码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刘稚清 刘冰冰

封面设计: 郭茜倩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3

版 次: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3-1887-5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电话: (010) 59521188

读者来信: reader@cypmedia.com



作者简介

刘照如，男，1963年出生于山东省定陶县。1982年大学毕业后曾做过中学教师、报社记者，现居济南，任《当代小说》杂志主编。1985年发表处女作，至今发表作品共计120万字。主要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天涯》、《山花》、《北京文学》等杂志。作品曾多次被各种选刊转载或被各种选本收入。曾出版小说集《目击者》、《鲜花盛开的草帽》、《蚂蚁的歌谣》和散文集《献给疼痛》。

目录

突破与超越——论刘照如先锋小说的叙事美学风格·····	06
前往碭山·····	14
目击者·····	23
梁山·····	36
蚂蚁的歌谣·····	59
仿佛·····	75
竹器·····	117
媒婆说媒·····	128
空枪·····	138
向北·····	154
潘渡的石匠·····	172
杨梵医生的错误·····	189
补偿·····	203
制作一张相片的理由·····	214
东湖传奇·····	223
王强的叙述·····	237
塞纳河的春天·····	247
梦游症患者·····	265
我的江湖生涯·····	274
鲜花盛开的草帽·····	292
老荒的爱情·····	304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318
脸上的红月亮·····	335
刘兰的婚事·····	350

突破与超越 ——论刘照如先锋小说的叙事美学风格

曹金合

作为文坛新生代一员的刘照如走的却是超越了当代文坛的审美品格和文学潮流的特立独行的路子。从他的创作谈中反映出的小说创作追求可以看出，建构在自己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睿智敏锐的洞察力基础之上的是他对小说创作的不知疲倦的创新力和自信意识。他说：“不论我写什么，我所写的一切都是在写我自己；不管我怎么写，我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他也确实是以百川汇海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兼收并蓄着古今中外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的艺术营养，杂糅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流派的小说创作技巧、美学追求、哲理探寻、人性内涵，达到自由地为我所用的目的。他也游刃有余地出入于由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组成的异常庞杂的小说美学体系，建构起只属于自己的、具有刘氏叙述风格和先锋探索精神的小说美学大厦。

刘照如在小说的艺术王国中执着追求的文本建构和审美模式是马原式的叙事圈套，但他在建构自己的、在假定性原则和新虚构理论基础之上的局部逻辑、整体非逻辑的迷宫世界时，又在马原斩断与现实世界和价值意义联系的地方接续了能指与所指的局部关系，这是刘照如在打破真实与虚构之间壁垒森严的界线的过程中与众不同的创新之处。在小说的及物与不及物、逻辑与非逻辑、真实性与虚构性、怎么写与写什么之间随心所欲地驾驭不同的概念和所指的边界内涵，在回归小说本体地位和美学风貌的过程中超越了先锋小说家在极端的形式探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为形式而形式的美学弊病，在小说审美探索和形式创新方面的有机融合出现了有意味的形式的可喜局面。在小说中，他一再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他的小说是建

立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之上的。为了显示材料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他还在小说中引用了地方史志、当事人的口述或回忆录、历史专家的评说、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亲朋好友的经历和掌故，来加强自己小说的真实性。在他的小说文本中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叙事话语来苦口婆心地劝说读者相信他小说中材料来源的可靠性：“当然了，刘照旭确有其人，他并不是我虚构出来的人物，而且他的确是我的堂哥，雕塑家，相貌英俊，不到四十岁，爱过一个瘦小的青岛女孩。”（《杨梵医生的错误》）现实生活中刘照如确有堂哥刘照旭，他的身份、面貌、年龄、婚恋与现实生活非常吻合。他在小说《幸存者》中写道：“1993年11月印制的《定陶县文史资料汇编》（第十二辑）第44页，有一篇资料谈到了1946年的一场大火。”这场不同寻常的大火把我党六个搞地下工作的领导人烧死在一屠户家中，而历史上不堪回首的确凿事实就记录在县文史资料中；为了增加材料的真实性，刘照如有时会让现实生活中的记者朋友亲自出马：“1989年，我的朋友关永年（当时他是《大众法制》杂志社的记者）到山东省菏泽地区诸县考察了半个多月之后，写出一篇两万多字的调查报告，题目叫《关于农村青年自杀现象的调查分析》，发表在当年出版的《大众法制》杂志上。”（《鲜花盛开的草帽》）；对于小说中人物角色的来源，刘照如也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我要讲一个叫陈宝山的人，他是我的朋友李纪钊一篇小说中的人物。李纪钊写陈宝山的这篇小说的标题叫做《面具》，写作时间是一九九六年六月上旬。”（《蚂蚁的歌谣》）。

这种新闻性、纪实性、史传性的写法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性原则当然不是刘照如小说写作的最终目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的才干正是他会虚构，会自由地、不靠模式地虚构。现代小说的特点就在于：它坚决地肯定虚构这一特征，甚至达到了把虚构和想象作为小说主题的程度”^[1]。因此面对着一个充满无序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非逻辑性的假定性世界，刘照如也要遵循以假写假的方式在迷宫的津口以

守望姿态玩弄元小说的叙事技巧和叙述策略。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中篇小说《仿佛》中：小说一开篇，刘照如就煞有介事地提醒读者不要上当受骗信以为真：“这篇被我命名为《仿佛》的小说，主要情节围绕着我的祖先刘思让和刘权展开。”采用这种元小说的形式，就是向读者直言不讳地坦白：我写的是虚构的，并非是历史上实有其事，并告诉读者虚构的材料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本民间史书《灵肉无踪》、我父亲的回忆录《一生有悔》和李纪钊的短篇小说《武劫考》等文字材料，一方面是家族的传人我父亲的口头讲述。并且告诉读者这些文字材料和口头讲述的材料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民间史书《灵肉无踪》现在藏于山东曹县的图书馆中，史书的品格和特性注定了这部书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和相当的历史真实性；《一生有悔》作为家族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回忆录，基本上还是“我”父亲对家族历史的客观记录和准确描述；具有独特史学眼光的李纪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刘照如的好友，在占有大量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写的《武劫考》也应具有相当的资料可靠性；“我”父亲的口头讲述是对刘家历史的回溯，父亲诚实守信的性格和高尚的人格注定了他的讲述也具有大量的可靠成分。但这些不同的事件亲历者、家族后代口述人、旁观叙述人在面对同一事件时，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情感想象作出了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性的还原。由于是各人的主观性对具体历史情境的渗透想象，就会导致在对历史空白填空和碎片缝合的过程中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对“我”的祖先刘权的死亡情景，史书《灵肉无踪》记载刘权在仇敌马修和青红帮都灰飞烟灭后，他在失去复仇的对手和生命支柱的状态中精神萎靡，抑郁而死；李纪钊的《武劫考》认为刘权在与武林帮派的决战中，下令点燃了事先埋下的炸药包连环阵而使自己和青红帮的弟兄未耗费对方一兵一卒，在瞬间全部覆灭；父亲的回忆录《一生有悔》则记载刘思让误将探母归来的刘权当作追杀和围攻他们的官兵，情急之中未看清对象而将他一棍打死；父亲的口述又认为躲过官兵对他们的围剿之后，刘权因高烧昏迷而死在刘思让的怀中。

这篇中篇小说不同的处理结局实际上体现了刘照如自己对完整系统、井然有序、脉络清晰的正统历史观的怀疑和反叛，正是这种及物的写作使他超越了马原的《虚构》之类的先锋小说的叙事圈套，实现了小说艺术形式革命后的内容与形式的否定之否定后的螺旋上升。从小说名字《仿佛》和《虚构》的同源关系看，二者都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他们写的都是作家编造的故事，但前者突破了后者的局限性，就在于它通过活生生的文本表达了对本然历史的揭密探源与记载历史的主观性之间的悖论关系。在这篇小说中，刘照如借李纪钊之口发出了对史家公正性和客观性的怀疑：“史家是不负责任的代名词，他们只不过凭借叙述手段、口气以及虚设的情感，让读到的人信以为真，但他们没有理由比别人对真相知道得更多。”并通过“我”父亲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历史和哲学观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了解，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也不能预知，而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又往往一闪而逝，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幻想和揣度就是事实。”这样一来，同一件事情经过不同的叙述人之口就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后果，许多不同的时间，衍生不一，枝叶纷披。小说的矛盾就由此而起……各种结局都有，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些分叉的起点”^[2]。这样刘照如就获得了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的真传，在《交叉小径的花园》式的迷宫小说中实现了时间的分叉循环和结局的多维发展。时间的零散化和不确定性、空间的碎片化和不完整性、历史存在的偶然性和神秘性、历史过程的空缺化和非逻辑性在刘照如的小说中由于时间和结局的分叉而具有了异常的复杂性和歧异性，由此导致了叙述语态的朦胧含混性和话语判断的不确定性：“或许杨梵开诊所以及生意清淡的说法只是谣传，因为没有人确切知道他的诊所叫什么名字或者开在哪条街上，甚至很少有人再见过他。”（《杨梵医生的错误》）“对于李宝中的突然失踪，朋友们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他是被谋杀了呢，还是到南方做生意去了呢？他是偷渡到了国外，还是出家做了

和尚？”（《失踪者》）“七点钟，李纪有没有去电视台和他的同事姜干一起工作？或者去了然后又回到喝酒的朋友中间？”（《新闻录像》）“仍然很难认定张岚的确是失踪了……比如说吧，她突然遇到了一件急需处理的事情而没有来得及请假；再比如说，她并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只是想任性地放松一下，耍一下什么的。”（《闯入者》）“但是老者并没有说那个躲在乾隆皇帝的密室里像吹猪尿泡一样发笑的人，到底是带着李进面具的陈宝山还是真正的李进？”（《潘渡的石匠》）这种叙述的不确定性自然导致了人物行为和价值判断的开放性，读者由可读的文本所培养的惯性思维面对着需要读者填空和参与的可写的文本的复杂迷惑性的挑战，就会产生审美游戏的博弈效果：在《前往殒山》中，“我”的祖先遇到的有眉心痣的少女和老太太的矛盾对话，让读者在天上一日人间千年的物是人非的沧桑感慨中分辨不清二人是否为同一个人；从《目击者》的主题和题材来看，不同的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能力，可以把这篇小说看作是一部逻辑线索隐秘的侦探小说，得出画家本人就是杀人凶手的结论；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预言小说，象征了千百年来在人类的文明进化过程中难以摆脱的杀人嗜血的暴力犯罪欲望，所谓的凶杀案只不过是画家一厢情愿的幻想和虚构而已；到底是谁把《新闻录像》中的那盘录制火灾的带子悄悄地剪辑成了广告屏的新闻，是李纪还是姜干，无人知晓；《小智庄的八奶奶》中有关智八虎的失踪有两种说法，哪一种说法更具有权威性，没人说得清。

因此在刘照如的小说中，被人们用现代文明和逻辑理性缝补连缀得貌似天衣无缝的现实生活与历史真相的线性因果关系就此轰毁，这与作者对自身经历的切身体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刘照如在谈《做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人》中写道：“生病和出车祸这两件事，都几乎让我从这个世界消失掉，这样的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在现实生活中，逻辑秩序与偶然混乱的二律背反关系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暴力和混乱

面前理性秩序只不过是人类一厢情愿设计出来的装饰和符号，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也让他深深地体会到“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荒诞错位和悖论结局。当然，悖论和荒诞首先表现为一种错位现象：“人对统一性的追求和渴望与自然和精神的不可克服的两元性相脱节，人对永生的憧憬与他的生命的有限性脱节，人的本质是关注，但他的努力全属徒劳，这又是脱节。”^[3]这种由现实世界的偶然性、无序性、多元性造成的客体与本体、手段与目的、初衷与结果之间的错位对话关系产生的荒诞结局，在刘照如的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小说《穿过你的黑发》中“我”为了使林因安全返校而告诉她有车，结果她没有等到车却等来了一群流氓将其轮奸，为维护人性的尊严和女性的人格，她毅然决然割腕自杀。后来“我”吸取教训，为了让另一个姑娘免遭不幸而告诉她没车，可车来了的活生生的现实证明“我”又错了。为了澄清事实，“我”急忙追赶姑娘，却被警察当作流氓打翻在地。这是偶然性的现实以游戏玩弄的姿态对“我”的善良美好、乐于助人的人格品质的错位戏弄，愿望目的与现实悲惨结局的错位对话产生了让人欲哭无泪的荒诞感受；《以往》中的“我”走遍城市的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调查阿莫的下落以便讨回“我”的工具包，可历经千辛万苦得到的工具包在一起难以预料的地下电缆的爆炸事故中和“我”的左手一起被炸飞到教堂的尖顶上。这种“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福祸潜滋暗长的辩证转换关系也让“我”发出命运乖谬、世事无常的感慨；《仿佛》中“我”的祖先刘思让本是要抵抗破门而入的官兵，却在情急之中阴差阳错地把自己的胞兄刘权打得脑浆迸裂，因此刘思让被官府冠以“大义灭亲，亲手棍杀胞兄刘权，为民除害，无罪而有功”的美名。这是本意与结局的巨大落差造成的“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荒诞局面。本来是与官兵决战到底的英勇斗士转眼之间成为备受朝廷赞赏的功臣；本来是要保护自己的堂兄，与他并肩作战，可转眼之间他却死在自己的棍

棒之下。初衷与目的的错位扭断了人们逻辑理解的因果联系的链条，由此刘思让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小说《墙》中的主人公伊比埃塔在身份处境和个人命运上的类似性所产生的荒诞结局形象地诠释了生存和命运的荒诞内涵；《蚂蚁的歌谣》中的王建国只因同名同姓同住三单元603室，16号楼的王建国就莫名其妙地成为18号楼的王建国的替死鬼；《空枪》中被称为神探的正值壮年、年轻有为的大司马，本意是想击毙持枪歹徒，却阴差阳错地射杀了那位年轻的军官。这都是瞬间的偶然变化对理性设计的快意叫板，其中的荒诞感觉和命运的无常只能是当事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

不过稍有阅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刘照如借助于小说的叙述人表达自己对人生时世的荒诞感受，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叙事策略和叙述技巧。因为“任何一部小说的叙述者都是真实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是在虚构之中代替作者的一个替身”^[4]。因此在刘照如的小说中才安排了那么多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人的叙事视角，这样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于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之间，在博采众长、含英咀华中表达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蚂蚁的歌谣》）的存在主义式的无名焦虑，在形而上的哲学追索和对命运的反复叩问中展示出看透造化的把戏之后的虚无观念，但“绝望之于虚妄，正如希望相同”的极端反叛意识和冷静的谛视生命的残酷获得的写作的勇气，正是他救赎自己身陷滚滚红尘中的非本真存在状态的一剂药方。他曾说过：“写作永远不会让我富有，更不会给我健康，至于名气，那是空中楼阁一样的东西，它不是我想要的，写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我对于生活的绝望，如此而已。”^[5]有了这样的写作观念，作为小说写作的美学建构就不会让读者吃惊何以刘照如会以极端冷漠化的笔触，让小说的叙述人“我”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对姐姐的死亡无动于衷（《鲜花盛开的草帽》）；何以用物本主义的方式不动声色地谈论“我”的祖先和追杀他的仇敌，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未加任何价值判断（《仿佛》）；

何以会将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死亡所产生的宿命意识和轮回观念与朦胧虚幻、重复回环的迷宫小说的叙事技巧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契合；何以会以先锋小说的形式革命为切入点却又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探索创新效果；何以在中短篇小说的艺术王国里达到不管波涛汹涌我自闲庭信步的坦然自若的境地，这正是刘照如的小说对深陷稿费拜物教的速生速朽的当代小说创作最好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罗布·格里耶. 关于几个过时的概念[A].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2] 博尔赫斯. 巴比伦彩画[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3] 萨特. 萨特文集(7)[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4] 卡尔维诺. 寒冬夜行人[M]. 上海: 译林出版社, 1997.
- [5] 刘照如. 写小说, 生活有了意思[J]. 文学世界, 2003(3).